

篷

窗

隨

錄

蓬窗隨錄卷十一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璫校

目錄

序

瀛臺

賜宴詩序

陳維崧

翰林官制序

劉綸

水道提綱序

齊召南

沈鏡天詩序

施閏章

黃叶菴荔崖詩集序

陳兆崙

黃嬾詩鈔序

陳兆崙

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方苞

屈氏書田記

姚文田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捕蝗記

李鍾份

書

與錢巽齋書

陸燿

寄叔兄西渠先生書

張英

寄董大兄書

牛階平

答顧梅坡論易書

陸燿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袁枚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袁枚

滄臺

賜宴詩序

粵以歲次重光支逢作鄂

皇帝方居清暑之崇臺御招涼之邃館用頒大醜式
讌羣工若夫路入東華橋通西苑沙偏泥泥秋
未露以何晞樹只騷騷夜不風而自響霏微殘
月銀弓猶挂於高城錯落疎星珠斗尙斜於遠
岫坐平沙之似毯肅俟傳呼藉嫩卉以如羅遙
憑宣喚少焉赤烏毬躍魚鑰爭鳴丹鳳書御龍
樓蚤闢雞人喔喔飛繡鞞以過催虎賁駉駉翼
珠珂而並入紅門窗窳水面已維青雀之艘紫

掖透遲柳絲先隱黃龍之舳俄傳汎艇盡許登
舟斯時也太液波紅一奩鞞鞞上林烟碧滿墮
玻璃黃頭擁畫楫以平搖長鬣撥蘭橈而競發
千衫艾葉映水蓼以彌鮮萬綬桃花雜風荷而
倍嬌鷓鴣啼呷四圍皆王母靈禽竹柏微茫一
片悉嫦娥寶樹中流遙矚青爲好時之田極浦
凝眸黃時昭陽之瓦誰知

帝室皇居之畔別自成村未審南唐北宋之間疇工
此畫行到瓊樓玉宇天上晴多除將鳳翔龍翺
世間秋少爰乃停彩笳弭牙檣陟坡陀沿峭蒨
屢遵輦路距帳殿以非遙幾折綠垣隔幔城而

不遠山呼以拜魚貫而前時則矐矐綺旭赭袍
隨繡繖交輝葩赫彤霞

御榻屹花磚相向忽覩紛綸之狀陳於殿廡之間夫
其疊繪成峰吹紈散霧千端霜雪割完碧海之
綃百筐雲霞販盡平陵之彩鶴頭綾織自尙衣
局內毬路錦漂從裂帛湖旁雙心檀暈

三殿齋來五福鈿窠

九重飛下瓊瓏單複擬綺毳以逾溫綵繚縱橫笑豐
貂之未暖雖使量來玉尺莫罄恩長縱令負用
銅仙難勝貺重何期晝永月墮懷中詎信秋初
春還袖底擎來水浹鴛鴦解妬以增啼捧向林

皋孔雀生慚而輟舞無何而雁翅筵排魚鱗幄
比沙明水淨飄颺張紕幕三千天迴堤平重疊
列華裯十二紅蘭壓架恰照文廊紫萼成叢偏
搖黼帳銀罍告濯翠釜云調然而羊臠雉醢未
便稱珍鴨棚鷄織何由示美卽或弋來紫鴿落
雋永於雲端獵得黃麇致羶薌於海外羹湘錦
帶餅裹紅綾牢丸旣弱似飛綿薄夜亦柔如積
素抑猶未足以誇禁鬱之腴而奪侯鯖之麗也
緊爾臣僚夙厭江河之味惟茲卿尹半居魚稻
之鄉倘遂庖虛魴鯉曷用爲歡若其俎乏鱠鯨
安能取飫獻師芳餌仁垂綸於百子池頭饗宰

雕盤旋斫鱠於九成宮外假之雷雨銀鬢颯爽
以能飛劑以鹽梅錦鬣軒騰而欲動於是頻頻
瑤竚滿漉金觥百壺急送風前之喝蓋參差三
雅橫飛樹底之行杯絡繹酒痕縹碧都粘學士
之袍釀色鷺黃齊上參軍之袂漏沈虬箭尋日
影之將斜風捲鵝班倏珮聲之蚤散重申

天語倍荷

皇慈堯階并舞冰藕推空文囿趨踰碧蓮委地盈襟
菱芡橫拋興慶之緋珠一握葡萄亂灑平陽之
銀豆馱裝寶馬共鴛綺以續紛攜出銅龍滿鳳
城爲歡笑九衢迎問何來方朔之桃萬戶傳觀

不數河陽之果臣綴微班猥叨異數才慚鮑俊
菖蒲麋燕鎬之詩文遜班香芍藥奏橫汾之曲

翰林官制序

劉 綸

翰林之名見於漢時未以署官特作賦假喻於文辭云
爾唐翰林院初本儒臣文學供奉待詔之所至開元中
始設學士亦無定員皆以他官選充宋元及明相沿代
置品秩名數亦隨時不同唐翰林學士外先有宏文集
賢學士大學士宋資政觀文天章龍圖之設則視乎唐
明華蓋謹身文淵東閣之稱又視乎宋而明初左右春
坊亦置大學士自成祖以翰林官直文淵閣故翰林以
閣中爲內署又與詹事互兼職業是以三署相通若夫
唐之翰林學士或知制誥或不知制誥宋學士知制誥
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者則自後晉始唐之講讀學士

皆不繫翰林其繫以翰林者則自宋始宋之檢討編修史院及他司皆有之而翰林則無其後獨歸于翰林者則自明始至如唐宋宮僚輕於翰林明則庶子中贊爲修撰編檢之遷階謂之開坊以詹事爲學士之晉秩謂之出院唐宋翰林乞郡出外得以原官結銜明則改官不得帶帖唐宋校理館職雖進士上第未卽銓除必由記室幕僚仕于州縣者召試而得明則鼎甲三人卽授修撰編修而庶吉士畱院者便已授職唐宋應奉直院權直之號至明盡除而有五經博士侍書之目與庶吉士之選此其沿革之大凡古今之殊致矣魏晉以來置秘書中書著作江左唐宋具有其官唐設起居郎舍人

史館領在門下宋則國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書省雖官異翰林而事實相近至明代官從併省統歸翰林講讀以上則同古之兩制侍從修撰而下則同古之秘書著作而史職繫焉自是翰林員品有定 皇朝叙官初以內閣翰林之職統于內三院歷經

聖神裁定內設殿閣大學士外設翰林院官制大備至詹事春坊始亦議裁尋並復焉其與翰林院相通互兼具垂令典因附著于篇

水道提綱序

齊召南

大地合水土爲體居天正中亦若人身然山其筋骨而水其脈絡也至靜者山靜中有動故爲幹爲枝以一而萬又以萬區界百川至動者水動中有靜故爲源爲委以萬而一又以一遍周六合陰陽自相經緯與日月星辰之麗天爲經緯者理氣協應此地道承天所以含萬物而化光也志地有書九邱尙矣治水莫神于大禹言地亦莫精于禹貢以治水先委後源則列叙九州疆域中高山大川自濱海之冀竟青徐揚州西迄梁雍以山自有幹與枝水自有源與委則總叙導山四列導水九川皆起雍梁而東至於海詩言旣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古聖人體國經野以建都邑利農田濟舟楫設
津梁轉運阜財襟帶險固孰有不於水深究其本末者
乎自漢後地志日多專言水者惟有水經及酈道元注
道元於西北諸水鉅細不遺可謂精矣後儒言水或解
詩書春秋或釋班志或於寰宇略撮梗概或於郡邑各
記方隅其志存經濟者於治河防海水利守邊博考古
今暢言得失政理所係援引雖多不厭其繁襍若夫志
在藝文情侈觀覽或於神怪荒唐遙續山海或於洞天
梵宇揄揚仙佛或於遊蹤偶及逞異眩奇形容文飾祇
足供詞賦採用以爲美談從未有將中國所有巨瀆經
流實在共聞共見可筏可舟不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

泉混混放乎四海者用水經遺意上法禹貢導川總其
大凡芟除地志繁稱遠引分名別號附會穿鑿之陋務
使源委了然展卷卽得此水道提綱所以紀載今日實
有之脈絡山川都邑並用今名略識古蹟取其質不取
其文如河經數徙濟惟入河漢有別支江源非一黑水
未知誰是積石原在羌中前賢早有辨論無煩復贅取
其實不取其虛也蓋自古帝王功德之盛莫如我朝
重熙累洽治致昇平幅員之廣盡天所覆亦莫如我
朝召南學識愚淺自乾隆丙辰蒙
恩擢入翰林纂
修一統志伏睹

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度以占節氣後先南北爲

地緯度以測辰極高下漠北直過和林抵白哈海西番
遙窮拉藏至岡底斯凡金沙瀾滄潞江崑崙青海之近
在邊陲黑龍盧胸松花嫩尼按出虎水烏蘇里江之本
屬內地者源委秩如已迥非從前史志所能稍及而我
皇上聖神文武善繼善述 天威遐震克奏膚功踰

流沙而開四鎮蕩平伊犁回部拓地至二萬里西域並
入版圖濛汜咸受正朔此豈漢唐元明盛時賓貢享王
所能較量闊狹乎哉卽古稱唐虞協和萬邦羲和所宅
章亥所步伯益夷堅所志方斯蔑矣召南久在志館考
校圖籍於直省外有專輯外藩蒙古屬國諸部道里翔
實是以志成之後亦嘗條其水道惟圖無可據者闕之

及蒙 恩告歸台山杜門無事養病餘暇時檢篋中
舊業次第編錄共成二十八卷詮列次第不依水經冠
以海水自北而南并取禹貢首冀次兗之意內自 盛
京鴨綠江口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南而西
而北又自漠北阿爾太山肯忒山而東至海又自海而
南而西而北包朝鮮至遼陽域中萬川綱目畢列至于
蔥嶺以西水入西海印度水入南海丁零黠戛斯以北
水入北海前史或略記其地以我 朝之聲名洋溢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則重譯慕思盡爲疆索占測經緯合
寰瀛以成圖固可執筆俟也

沈鏡天詩序

施閨章

往讀唐諸家詩怪劉春虛詩甚工所傳僅十四首歎其
易盡鍾伯敬謂其高白位置選而後作不聽人選又竊
疑其言近隘非春虛指也夫人挾其才力鏤繪萬物揚
厲風騷卽亡取雕蟲自矜亦何事剗削太盡哉或作者
篇什頗富選者缺焉存什一於千百或藏之名山子孫
失守或盜發其籬篋災於水火而滅沒於殘編斷碣之
間者不可一二數也詩之傳不傳蓋有幸不幸焉安知
春虛之不多見者非其遇使然邪崔信明生平苦吟蓄
有衆篇鄭世翼遇之江中索覽未終投諸水而去余嘗
恨其妒才忤物然世翼卒作怨謗流死嶺州不傳其詩

信明雖見摧抑其詩尙有存者至楓落吳江冷則人人傳誦之想見其餘惡在其多爲也沈子鏡天閉戶寡交游雅以詩自名少時湯司成霍林以通家子目異之已而序其詩多見稱賞擾攘諸生中數十年遭罹兵燹所著詩辭皆散軼意頗怏怏今收葺成一編曰搜餘數過余問序余惟司成之序詳矣讀是詩者惟致憾於兵燹之散軼耳序何以加焉然兵亂以來揭竿之子以書籍爲鎧甲且蒸爲薪吾邑先達舊家所撰著諸書寫本皆爲煨燼其不得如沈子之存什一者衆矣且視崔信明所傳孰多邪序以復之亦猶慶斯集之不終軼也

黃叶菴荔崖詩集序

陳兆崙

往見崑山顧炎武甯人日知錄有云南北朝以前金石
之文無不八分書者是今之眞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
文粹呂祖謙之文鑑凡近體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
足爲詩也嗟乎崑山學者而爲是言何其謬歟漢魏之
時未有如今之書體非有所別擇而爲之也王右軍見
鍾張之書始有巫雲洛水之歎而寤從前之學於衛夫
人者爲非其至然不聞竟置俗下書而不爲今所傳禊
帖聖教序皆俗書也欲舍是以求右軍將安之乎姚呂
之書自以爲上接選樓而蕭統之時無律詩故姚呂仿
以爲式豈謂律詩不足誦而傳耶且三書意不專屬有

韻之文而前則未有其體後則美不勝掇故缺之耳杜
工部五七言律詩體兼眾妙自東坡山谷放翁以至遺
山鐵崖瓣香凝然不散欲舍是以求老杜之一脈將安
之乎夫右軍聖於書工部聖於詩而世之又士之持論
則務逞高異以求勝於聖者之所爲此書與詩所以日
趨庸下而不可救也吾謂文生於情者也不拘何體貴
達其情而文之足以達情者莫近於詩在今日爲言情
之詩又莫善於近體何也原詩所由作不過欲其言之
成音已耳所以欲其言之成音者爲其便於口誦而自
唱之自歎之爲其便於傳誦而共唱之共嘆之古謂之
音今謂之韻從未有韻而有韻從未有限韻而限韻皆

天地之數自然之理有所不得已者存乎其間吾不知沈約之聲蘇李沈宋之律於古何如而既已有之則欲極唱歎之情以自樂而因與眾同樂殆莫善於此矣且詩至律而詩之能不能可一覽而決也今有少年英妙之資讀一卷書輒能供百篇之用纔見十九首遂擬其體以爲偏肖用是輒肆意於長篇險韻而不能自休蓋既無限韻之牽掣而又覺用書之不勞故也就求其所爲近體則或不可讀或可讀矣卒不可聽試叩其平生所讀何書而一字不能用耶則且面熱內慚無以自解又有老成邃學博聞故典徵事詳明於咸陽談秦漢而不知最後已有昭陵李氏於金陵懷六朝而不知最後

已有孝陵朱氏蓋生於此日而爲齊梁人語生於昭代而爲宋明人語如此類者不可悉數若乃撫良辰召素友花間月下繁俎清觴則無所用其博徵遠引而一出於敘卽事之景通彼我之懷意者爲近體宜矣而向之所謂邃學者乃亦必面熱內慚無以自解當此無以自解之時而得顧甯人之說起降旛而更張其勢則有終其身不能已矣然則顧說雖便於釋慚而實導人廢學何可訓也吾友龍溪黃君叶菴荔崖集多近體律詩循篇誦之殆無不工者吾於近體律學之垂二十年猶不工雖不工猶不敢廢學至吾所不平於文士之持論久矣得叶菴爲證而一發之快哉快哉

黃嬭詩鈔序

陳兆崙

予酷愛讀前輩鈔本詩文而出自其後人之手尤樂爲
崇闡幽隱俾大暴於世如此者蓋不一而足矣或問予
何以唯是之眈曰有說焉古人留世之作或數十易稟
如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之徒其生時但有墨跡別無
雕本在宋初猶有見老杜淡墨改本者唯深知斯道之
難故常不自信不自信則用心苦用心苦則其詞工故
凡出自門徒執友及其子孫之所藏多有可觀非若今
人吟得五七言未百首卽題箋鏤版汲汲若不可待予
是以貴之就中亦不必皆善譬猶求盤鼎於世家購隨
和於良賈縱不易酬必有一遇若苟焉以閱一闕之市

款暴富之門必無倖矣且夫人生世上如逝水飄風曾不停瞬雖貴極金張文如遷固其後人擁貲而不能守與積書而不能讀同一悲也詩不云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他人者子孫也其賢者與吾類吾得而子孫之否則直他人而已矣故凡賢明之嗣寶其先世之藏又曲體其先人不自信之意而以質之人是卽其人不死而其道將衍於無窮也豈不美哉黃州張子與予同牒署第其弟德源鄉舉出吾門今年服闋來京賚其父黃嬾先生所爲詩屬予爲序嗚呼如先生之詩古氣名理相薄而出浩乎有蘇陸元楊之風而過不自信自題曰詩鈔可以觀其用心矣向所謂必有一遇者也張子

挈遺稿自南而北如影隨形且問序於冷官嬾性如予者不知何所取於予而爲是勤勤耶乃予則謂先生於是乎不死何也不死不獨在名也名則謂之不朽不謂之不死先生固自有所以不朽不因吾序獨其飲食嗜好悲歌嬉遊如至今在者則以吾年友兄弟固無恙也彼二人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起九京而質之將以爲他人乎以爲子孫乎

鹿忠節公祠堂記

方苞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爲祠會
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
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爲
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
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
功振拔於一時大抵間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
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
奪於外物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
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
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

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
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
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
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
少也卽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
佐孫高陽及急陽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
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
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爲自事
其身心卽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夫用程
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
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

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
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屈氏書田記

姚文田

常熟屈敏山農部捐其封公所授膏火田六百畝爲書田以贍本支子姓之能讀書者上其事於部勒石以垂久遠余聞之而歎曰善哉斯舉乎夫士者四民之首以其行誼爲鄉里矜式卽風俗人才皆繫焉要其所以克成爲士則未有不由於學吾見世祿之家功名勢位烜赫一時及其子弟席先人餘緒驕淫怙侈滅禮犯義未幾而陵夷衰微者有矣此無他不學故也然亦有子弟非甚不肖徒以生齒日益而先人之遺業瓜剖豆分以至於不能自立其賢者猶知自勉材質下者乃終歲惰游而其家遂亦漸落是故欲後人賢則莫如讀書而欲

其能讀書必先使之有所憑藉是卽孟子恒產恒心之說也農部之曾大父景州公首創義莊以贍族人伯祖畢節公建安濟堂以養其邑中之貧老而無依者大父司馬公父學博公再增益之農部樂善不勸又捐田六百畝以濟義莊歲用之不足可謂善承先志者矣茲復置書田如義莊之數吾見以養以教使後之人有所憑藉而皆得自奮於學他日人才蔚起出可以見用於世而處可以淑其鄉人其爲功豈直屈氏一家而已昔范文正置負郭常稔田千畝以濟其族人八百年來支裔幾遍天下亦代有聞人屈氏自景州公以下科名相望由茲以往其世澤正未有艾吾知其歷久而彌光也安

濟堂之設沈歸愚宗伯記之義田之舉鄒禮畊太史記
之余故續爲書田記以志私心所向慕焉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
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
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
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
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
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
開南北雜貨四舖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
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
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
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

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踈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櫺櫺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櫺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櫺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遊或博奕或禡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

八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斑白
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
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
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
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奕擲蒲雖克享
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廝養卒
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
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
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
盡其道者視此能無愧乎

自記

捕蝗記

李鍾份

雍正十二年夏余任山東濟陽令聞直隸河間天津屬蝗蝻生發六月初一二間飛至樂陵初五六飛至商河樂商二邑羽檄關會余飛詣濟商交界境上調吾邑恭和溫柔四里鄉地預造民夫冊得八百名委典史防守班役家人二十餘人在境設廠守候大書條約告示宣諭曰倘有飛蝗入境廠中傳炮爲號各鄉地甲長鳴鑼齊集民夫到廠每里設大旗一枝鑼一面每甲設小旗一枝鄉約執大旗地方執鑼甲長執小旗各甲民夫隨小旗小旗隨大旗大旗隨鑼東莊人齊立東邊西莊人齊立西邊各聽傳鑼一聲走一步民夫按步徐行低頭

捕撲不可踰壞禾苗東邊人直捕至西盡處再轉而東
西邊人直捕至東盡處再轉而西如此迴轉撲滅勤有
賞情有罰再每日東方微亮時發頭炮鄉地傳鑼催民
夫盡起早飯黎明發二炮鄉地甲長帶領民夫齊集被
蝗處所早晨蝗沾露不飛如法捕撲至大飯時蝗飛難
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飛再捕未時後蝗飛復歇日
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時可捕飛蝗民
夫亦得休息之候明日聽號復然各宜遵約而行諭畢
余暫回看守城池倉庫至十一日申刻飛馬報稱本日
飛蝗由北入境自和里抵溫里約長四里寬四里余卽
飭吏具文通報關會鄰封星馳六十里二更到縣查問

據稟如法施行已除過半黎明親督捕撲是日盡滅遂犒賞民夫據實申報飛探北地飛蝗未盡余卽在境從防至十五日已刻飛蝗又自北而來從和里連溫柔兩里計長六里寬四里蔽天沿地比前倍盛余一面通報關會一面著往北再探速卽親到被蝗處所發炮鳴鑼傳集原夫再傳附近之谷生土三里鄉地甲長帶民夫四百名共民夫千二百名勸勵協力大捕自十五至十六晚盡行撲滅無餘禾苗無損探馬亦飛報北面飛蝗已盡又復報明各憲余大加褒獎鄉地民夫每名捐賞百文逐名唱給冊外尙有餘夫數十名亦一體發賞鄉地里民歡呼而散次早郡守程公亦至彼查看問被蝗

何處民指其所守見禾苗如常絲毫無損大訝問故余
具以告守亦贊異焉

與錢巽齋書

陸燾

蒙駁武學博讀書說及不可譏笑時文又臨川別籍異財議非是誠粹然儒者之言也然蒙竊有說未知其有當與否凡讀書之說一則淺學之士怠惰苟安四書講章而外不肯稍事旁搜此當教之讀書以廣見聞一則異端之學直指心體以讀書爲鶩外支離而塊然與槁木死灰無異此當教之讀書以資窮理及今日學者之病皆不在此於六經誦未上口而傳注之異同則言之甚悉於諸史閱不終卷而史才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其詞賦雖揚馬班蔡不足爲工其歌詠雖潘陸徐庾不足爲麗若云學在躬行則夢寐何嘗偶及道在日用則畢

生詎有纖毫然而馳騁泛濫窮日繼夜勤而無所愈多
愈失國初諸儒間有能言其非者今則時文之外羣然
俯首于詩賦一流以自矜其淹博以爲學如是止矣武
學博者乃獨傷之而爲說以示曰孝弟謹信親愛而後
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後末合以從事之
謂學竹簡木版手披口誦之謂讀書厯引孔孟言學之
語以證讀書之僅爲餘事此其意何異謝上蔡強記古
今程子以爲玩物喪志真西山日讀左傳朱子以爲不
知急務乎其人名不虛傳聖官不遑司訓而著書警世
有出于恆情之所不到者及鳥可不爲採哉夫言舉
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者某業某

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
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
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
則如陸清獻公訓之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
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
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
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
中三公皆

本朝之大儒而其言無不與程子合者可見此事不必
以詩賦策論與時文相軒輊得則皆有所得失亦皆有
所失往時有與吳門程佐高書曾極論之虞山顧古湫

爲拙集序文不謂然也然當時實未見清獻公諸人之論今則所信益堅卽教子弟亦不以此爲汲汲矣詩賦策論雖均之不得真才而其人之好尚學術尚可因文以窺見一二如賈誼與董仲舒自是兩種學問姚宋之詩與宋之問沈佺期定是各樣筆墨若今之時文則人孔孟字字聖賢矣暗中摸索之辨其文之工拙而不足以知其人也魏叔子陳午亭朱竹垞諸人之餘論似不可不存以待方來耳大功同財何嘗非聖經遺訓但歷數親串之中有宗族同居而不彼此詬誶者乎凡人遠則相思昵則相狎親親之仁不在同堂共爨是以三代之得天下也衆建親戚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乃

至制民之產亦必析之又析一夫受田只食八九人而止餘夫及歲必別授田百畝分形連氣之人未必卽在八家同井之中其有越陌度阡而藹然相接者惟有定分故也各惜其財各勤其力然後有無可以相通患難可以相救遂天下之至私乃成天下之大公此道不行人無定志少可凌長衆可暴寡骨肉之間遂生嫌隙又安得以九世同居爲必可能而勸人別籍爲非篤論哉匪獨此也刳股事親豈非孝子未婚守節豈非貞女然而皆非聖人之中制王道本乎人情蓋在此也今誠不敢教人以出分第爲子孫計者不可不深長思矣吾能必之於子不能必之於婦能必之於婦不能必之於孫

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利相競也勞相諉也其有百年不
散之筵席哉天下有名甚美而實不濟者此類是也以
上諸條未敢自謂必然恃知我之不棄幸有以相復不

宣

寄叔兄西渠先生書

張英

自傳柑節後至驚蟄遂無一刻之暇伯顧來道大兄抱恙於榻前數語心甚懸結嗣得玉兒正月十二日字知道體安好如常始大慰竊嘗與知交戚友縱談故鄉人當閒放適意者殆莫吾西渠先生若也家不至憂飢寒耳目視聽猶健壯市有宅宅有園有子可教有田可租有僮僕可供使令無里巷之輕侮無當時之責備無胸次之愧怍無升沈之寵辱無趨走之勞苦無意外之風波愚竊觀內外人富貴利達聲名炫赫高軒大纛過先生者則有之矣求安穩恬曠可以自樂其天者舉耳目間不一二數也側聞勺園主人晨起科頭便往一花一葉

一草一木自其甲坼觀其榮落園亭雖不大然近而相狎無跋涉之勞四時之花皆具溫涼之室薄有世間有
多少高臺廣榭名花異卉而主人沒齒不能享者又有
雖身在其中而牽於名利憂患煩惱而不能得其趣者
所以白香山履道里住得七八年便詡詡自矜得意形
之詩篇蓋古之達人深知閒適之不容易雖暫得而亦
不敢忽也來教云云不知胸次何所感觸而作此語吾
家湖上仲子三十年不入城以漁自樂每以語之公卿
輒爲屈第一指無不嚮往欣羨者若論先生所遭遇尙
在湖上翁之上是舉世所難見者吾家便有兩人益不
可不自勉木屋寄來真樂篇殊可誦詠愚之望於勺園

者且在河壘之上當有過更無不及也天下無不樂魚
聖賢論語開口便說箇樂便說箇說便說箇不愠此卽
是聖賢傳心之妙訣今人鹵莽讀去不察耳昔有門客
爲貴公盛誇其榮快貴公曰我如金魚在玻璃餅內汝
見之則樂我則太苦亦可謂達論如弟之所遭遇外觀
豈不甚好而同輩之詬厲當局之憂危晨昏之奔走寒
暑風霜之冒觸饑飽寢興之不察人情之拂逆難於措
置之展轉戰懼古人所云如衣屨絮行荆棘中不足以
方其棘手且鄙性酷好閒適又有草木山水之癖今事
事相違退食片晷只在斗大一室春花秋草終年不入
目如此則將抑結以死乎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

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靈府方寸之地堅
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沈勞苦生死得失一切
之念稍稍闌入其中間或踈虞打入片刻卽忙驅逐仍
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
喜相浮沈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
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
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應過輒已不將
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
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盃以解飢飣清琴一曲
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進一格較之昔年於
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今敢進寫於後

左右以家事付之諸子而畧持其大綱措大之家朝
夕殫有甚麼大差錯處以致擾達人之襟抱乎觀草木
之榮落以寓其耳目聽時鳥之間關以抒其懷抱良辰
美景必不可棄好山好水興至則往一觴一詠隨時而
結當思白香山七十無子陸放翁常貧乏食是何如境
界而洛下吟千篇言樂劍南集萬首怡情究竟討盡便
宜何嘗有負兩公哉春來甚忙惟此刻得歸寓齋晴日
烘窗罄所欲言雖無次第聊以當對牀之語耳

寄董大兄書

牛階平

尊嫂姪婿姪女必然已達黔南萬里遠涉良不易舟車
安穩耶便郵幸示我懸念甚勞意龍里地方情形何如
諸項當就緒亦有卓卓政績爲故人光否吾謂尊兄豢
龍氏龍尙可豢况龍里百姓屬吾一體赤子耶僕亦僻
任秦安當與一二老羌作緣雖小鮮深恐鉛刀不足用
履之後難俛俛未知所從兼以平生性命倚託之人遠
隔黔南無因聆訓誨環視左右親戚無可與謀者渺渺
孤身進退無措撫心旁皇如何可言自計八月中旬可
抵家十月底可達任所從此升沈得失茫茫如海浪不
可知所差可足自信者或不甚似世之俗吏之爲之也

僕見墨卷揣摩家有典顯淺二字訣僕爲縣官亦謬效之猥有三字拙謀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僕願爲秦安中產分衣食甘苦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冗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當無日不與百姓相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便民雖驅世笑我以黃老吾不知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彙強在國將吾伺奸吏在衙將吾欺入一錢乙諸簡得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得毋濫刑耶今日去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又

所謂檢也

答顧梅坡論易書

陸燿

燿啟梅坡二兄足下前與友人論易妄謂言理者爲勝
惠書開論良用欣感顧其中有宜答者伏惟覽觀而終
教之則其餘尚將繼進於左右以畢其愚焉來書云河
圖洛書理數不得分爲二但于卦爻論理究屬易明而
難語於本末洞徹燿謂河圖洛書其名雖載於易而伏
羲所則以畫卦者孔子不言爲何物馬毛龜背事旣難
稽玉石冊書並繇懸斷而今世所傳兩圖易傳本義俱
所不取啟蒙載之乃出邵學按其方位則河圖生成之
數乃據天一地二兩節之文而作洛書奇偶之數乃據
帝出乎震兩節之文而作一則納甲月候其說先見於

參同契一則太一九宮其法備陳於乾鑿度參同契道家之書乾鑿度讖緯之說也其數固非易數又况理乎古今言數學者漢有焦贛京房宋有邵子然皆借易言數而已非易之數如此也何以言之伏羲六十四卦已盡萬物之理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一十已足當萬物之數就一卦而論少一畫不得多一畫亦不得就六十四卦而論少一卦不得多一卦亦不得而焦贛於此若見少然演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謂之易林此畫蛇已成而又添其足者也京房親授其學乃廢蓍策而易以錢卜廢九六而易以世應廢動變貞悔而易以飛伏其於氣候之占廢焦贛直日舊法而易以六日七分

此以呂易羸而昌稱柏翳之後者也至於邵子先天以乾居南以坤居北以離居東以坎居西然則暑爲天而寒爲地火爲春而水爲秋乎其經世積年以十二辟卦分主十二會大之爲一元十二會小之卽一日十二時然則十二時亦有十二辟卦分主之而何以吉凶禍福不聞時刻變現驗諸目前而無觀獨推諸萬古而無失乎此易置大將使之窮寇極追往而不返者也故曰非易之數也易自有兩儀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諸數其用著求卦又自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以得七八九六諸數來書又云程子實精于數所精者此數也若邵子經世伊川同巷居住三十年未嘗一問

易傳中不及先天圖一字豈非理數之本末自具於易而非河洛及諸家之說所能增益者哉耀前謂言理者爲勝實不自意其謬妄不但欲於卦爻論理兼有學易寡過之志焉蓋易凡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言理者十六七卽六十四大象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等得其一二言奉以周旋雖終身焉可也又自度所居之位居易何卦在卦何爻而卽以其辭考驗得失合者爲吉背者爲凶其效捷於焦京邵子之數遠矣雖然先民有言易以前民用也非以求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意也足下方研精於數必將河漢斯言然願審其是否而往復之此道幸甚不宣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袁枚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
行爲不復省記然涎顛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
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
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
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
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
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
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
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
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

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日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以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眾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甯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

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
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
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卽胥吏也雖
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旣無
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
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
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
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
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
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
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

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闊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姦匪之併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賊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

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榮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

之結于浹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
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臯陶曰罪疑惟輕言罪
之疑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
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
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尙何懼哉
以此午痕痛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頰之
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孱民加細刑
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頰之具積蠹大猶其筋骨皆習
練之餘當巨梏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頰之
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酒其恥其玩
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

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懍懍乎懼
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日後
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眾也以觀國人之
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
清狴犴而防襍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
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
見而悞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
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
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鍊于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
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
監獄于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察其

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卽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則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閱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嘗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

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賊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情察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答否則傷慈愛矣墮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之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

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
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名戶而欲見之
吾未見真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酒則細刊科則
昭示鄉民防重耗則突取衡平辜較一二漕無抑勒則
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
也百姓之上尙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客者
其中所不足也古人于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
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
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闕下情亦自覺
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于君尊縉紳卽所以尊朝
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

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利則眾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謙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袁枚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聖於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卽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臯夔隆貴人不言其命達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臯夔理宜顯貴理宜平善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如何也世人村氓里媪危屯已極偶

一啼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并愈信葬禁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乍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也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卒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

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古所稱知命者邾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禘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磨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氓太多不得已託九流禘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畜之亦無所爲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恫喝鄉閭誣諉公事覲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

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眾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
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
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
之而已何必推